

送给中学生礼物丛书

从这里走向人生



从这里走向人生

胡广华 徐国静 选编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从这里走向人生

胡广华 选编
徐国静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960 1/32 4.25印张 71千字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册

书号: 7113·815 定价: 0.72元

ISBN 7—219—00283—1/D·34

前 言

这是一套专门为中学生而写的书。

为什么想到要写这样一套丛书，并且取名为《送给中学生的礼物》丛书呢？

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谈起。

1984年5月4日青年节到来之际，上海市一些中学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对同学们说，今年你们正好十四周岁，第一次不再过“六·一”儿童节，而同初三和高中同学一样，参加“五·四”青年节活动。在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，是否请你们的爸爸妈妈送你们一件有意义的礼物，在你们人生的重要时刻，给你们留下难忘的纪念，老师的建议自然得到了同学们热烈的拥护，爸爸妈妈也觉得这个建议好，他们很乐意给自己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儿女，送上一件能对他们的健康成长起到促进作用的礼物。

送什么样的礼物呢？许多父母想到了书。

高尔基不是说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吗？当孩子告别童年、步入青年的时候，送他们几本有意义的书，不管是给正在抽枝绽叶的人生之树施上一次有效的肥料吧！

于是，爸爸妈妈们走进了新华书店，有的还由中学生的儿女陪着。

可是，很多人失望了，包括我们的同学。

新华书店里有许多辅导中学生学习的课外读物、复习资料，然而，针对中学生所想、所思、所忧、所喜而写的读物，几乎没有。

初二、三年级的中学生，正值豆蔻年华、情窦初开，他们有了朦胧的爱的意识。怎样看待爱情？中学生能不能恋爱？同学们关心这些问题，可是这方面的书近乎空白。

人到青少年，自尊心特别强。自尊心强好不好？自尊心又同嫉妒心、虚荣心、自卑心有什么关系？这样的书，同学们也需要，可是也没有。

同学之间相处，为什么有些同学处处受人欢迎，有些同学却老是搞不好关系？在老师和父母眼里，他们的形象也不佳。这是什么原因？难道是因为他们不听话，抑或是不懂人情世故？怎样使人——老师、父母、同学——喜欢你？多少同学寻求着它的答案。遗憾的是，他们有时只能苦苦地独自求索，而得不到年长者的书面帮助。

还有许多中学生们关心的问题，例如：怎样塑造性格，怎样锻炼意志，怎样解除烦恼，怎样步入人生，怎样掌握读书窍门等等，同学们都希望同我们的老师、父母、兄长一起来讨论。

于是我和我的一些身为老师、父母的同事们和

朋友们，不禁萌发了为自己的学生、儿女写一套丛书的念头。这个想法很快得到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的支持。当然，可以写的内容有很多，不过大家决定把口子限定在同中学生的身心成长、修养提高有关的范围里，而且不是离开中学生的实际泛泛而谈，而要回答同学们所关心、所希望解答的问题。这样，我们这套丛书最后就决定写十二本（详细目录见本书封底）。尽管这些问题，我们做老师的、做父母的，未必都回答得好，但是能为自己的学生、儿女提供切实的帮助，大家还是甘之如饴的。

为中学生送礼物的活动，据说不仅上海有，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；它的对象后来也不再限于刚刚十四岁的初二学生，而是扩大到整个中学各个年级。所以，我们编写的这套丛书，也不只是以初二同学为读者对象。书中有些问题主要是对初中同学讲的，有些问题主要是对高中同学讲的，更多的问题恐怕是初中、高中同学都会发生兴趣的。

亲爱的同学们，我们把这样一套丛书作为礼物送给大家，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喜爱。同学们读了这些书后，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有新的问题，欢迎你们同我们讨论、对话，我们愿意继续做同学们的朋友。

黄京尧

1986年3月

· 目 录 ·

前言	黄京尧
从这里走向人生	胡广华 徐国静 (1)
难忘的记忆	谢 冕 (3)
我的选择	李泽厚 (13)
幸福在于不断地探索与追求之中	韦 钰 (23)
人生有三个变化着的社圈	严家其 (30)
嗨! 勇敢些	雷抒雁 (41)
我的中学时代	叶 辛 (50)
假如我又回到十五岁	高伐林 (61)
一个普通人对人生价值的思考	胡敬萍 (70)
遥远的记忆	王润生 (80)
奔向爱的怀抱	常 宽 (96)
回忆我的少年时代	李 莎 (105)
致中国当代中学生	(日) 奇下英明 (113)

从这里，走向人生

从哪儿走向人生？从这里。从那里。面对茫茫宇宙，审视自己内心世界涌荡着激越的情思。每个人都在寻找，都在发现，都在回答。而这里与那里也不再是一个限定的方位，只是一个空间。

无论从哪起步，都是从这一天到那一天，从这一瞬到那一瞬。而所有的开始都在每个瞬间。我们每个人就在瞬间与瞬间连接的链条上前行。而且不时地幻想着前方，并被幻想燃烧得停不住脚。但只有那些抓住瞬间，抓住自己最初渴望的人，才有可能在日后的土地上扶植一棵结满自己希望之果的大树。

世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，更没有重复的人生。尽管我们毫无疑问地要经历几万年前祖先所经历的生与死，甚至还有相似的爱与恨，但我们不可能重复前人的人生之路。

奉献这本《从这里走向人生》的集子，仅仅想展示一下人们最初的愿望在岁月的长河里怎样繁衍生长，怎样化作一种激情，一种奔驰的冲力。我们无法效仿宇宙中的万物，也无法效仿人类自身。但

我们可以接受万物和前人给予的任何启示。如从太阳的光明与温暖中我们得到奉献的启示；从大地的丰腴与无私中我们得到馈赠的启示。我们结识古人和今人，并从他们的背后看见人生曲曲折折的道路。我们从中会得到一种启示——探寻自己脚下的路。

如果通过这本书，让我们八十年代的中学生与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的中学生相识，并在相互的交流中得到某种启示，那将使我们感到高兴和得到慰藉了。

胡广华 徐国静

1987年元月 3 日

难忘的记忆

——我的中学时代

谢冕

我相信我们那一代人的中学时代很少人不是在动荡中度过的。如今回想，仿佛整个生命陷入迷乱的星云中。时局的不宁、环境的多变、生计的困难，压迫着我们，使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生活，便对生活怀有畏惧心理。

我的家乡是福建省的福州市。那曾是一座南国风景佳好的花园城。闽江蜿蜒流过市区，市街两旁种植着白玉兰——那是北方看不到的一种高达数丈的开花的乔木。郁达夫曾经极口称赞过我的家乡：

“山间的草木一年中无枯着的时候，最奇怪的，是梅花开日，桃李也同时怒放；相思树、荔枝树、榕树、杜松之属，到处青葱欲滴，即在严冬，亦象是首夏的样子。”（《闽游滴沥之二》）南国温暖的太阳，照射着常绿的四季，1932年1月，我便诞生在这片美丽的山水中。

但陪伴我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，却是一连串

凄苦的日子。我整个小学阶段在抗战的炮火中度过，断断续续地换了好几个学校才念完。抗战胜利后，我进入了中学。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度过这一人生阶段。

我的中学母校是福州三一中学。这是一所外国人办的学校，收费甚高。那时社会不安定，通货膨胀严重，我父亲已失业多年，家境十分艰难。我每学期开学都为缴纳学费发愁。但我还是坚持念完初中并升入高中。我之所以能够如此，全靠两位最值得我感激的人的帮助。一位是我那时刚刚孀居的姐姐谢步韞，她以自己的积蓄，甚至变卖自己的婚饰供我学费；一位是我在仓山中心小学读书时的老师李兆雄先生。他通过自己的影响，使我每学期都获得部份减免学费的优待。要是没有他们，以我当时的经济条件，是完全上不起这样的中学的。

我在上小学时便喜欢读书。进入中学又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特别是诗和散文。在这方面，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语文老师余钟藩先生和林仲铨先生，他们都是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的毕业生。林先生是替余先生代课才来到我们学校的，虽只短短一个学期，但我们之间的关系甚至现在也一直保持着。 he 现在是福建师大的教授。余钟藩先生文学修养很深。他给我们讲《论语·侍坐篇》，用接近古音的闽方言吟诵，如听典雅的古乐，如今回想，依然充满了激动。

我是从古典文学入手，然后接近现代文学的。进入初中我便读《水浒》、《红楼梦》等古典文学名著。那时我通过自学已能全文背诵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、《长恨歌》，而后，开始大量阅读新文学作品。从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、《南归》到巴金的《激流三部曲》，那时我也读过鲁迅的杂文，但不能理解他的精深博大。

文学不仅给我清贫困苦的生活增添乐趣，而且陶冶了我的性情。可以说，新文学作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冰心和巴金。冰心教我爱，巴金教我反抗。他们的作品都以震撼心灵的人性的力量滋养了我。那时，我的生活十分艰难，物价飞涨，真如马凡陀诗中写的，是“这个世界倒了颠，万元钞票不值钱”。经济来源经常断绝，我们一家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。我和弟弟有时不得不去拣一些稻穗，砍一些柴禾以度难关。

但我钟爱文学如挚友。我节省父母给我的极可怜的一点零用钱买自己喜欢的刊物，如《中国新诗》、《诗创造》等。姐姐家住在福州城里，我住南台，相距甚远。但每到周末，我总步行进城到她那里取过时的报纸——因为报纸的副刊上有我热爱的文学。我那时买不起报纸。

对文学的兴趣使我忽视了其它功课，我不喜欢数学，虽然都能及格，但一直没得过高分。三一中学是英国教会办的学校，重视英文的程度超过本国

语言。英文课在全部课程中是最重要的主课，占的时数最多。辅助这门主课的，尚有一系列课程，如单独开设的英文法、英练写、英会话、英作文等。三一的校歌是用英语演唱的。但那时我的全部兴趣都被文学夺去，加上对教会的反感，影响到我以近乎敌对的态度对待英语的学习和掌握。这种偏颇所造成的损失，直至今日我还在责备自己。在中学，我因为过早地专注于文学，使我的学业不能全面发展。我并不是班上成绩最优秀的学生。

我最喜欢的功课，除了本国语文之外，便是作文。那时的作文，大体都是余先生命题，间或也有自定题目的时候。遇到作文课，我兴奋得有如过节，往往借题发挥，当场把先生出的题目写成文学作品，有时是散文，有时则是小说——虽然是幼稚的小说。我第一次在报刊发表的作品《公园之秋》，便是课堂作文。这篇作文很短，我一气呵成，余先生给了九十二分，并写了“立意精新”之类的评语。我受到鼓舞，便偷偷地投给了福建当时最大的一家报纸（福建《中央日报》）的副刊。不几天，我到报栏看报，居然加上花边登了出来，这是1948年11月26日的事。这篇有点象散文诗的《公园之秋》全文是这样的——

黄昏，我走进公园。

我没有闲情来享受这绮丽的秋之景色！

枫叶红似榴花，我不想作一首华丽的
赞美诗，我想，那是血；那是苦难大众的
血迹；他们，这批可怜的被献祭的羔羊，被
侮辱了，被宰割了，在黎明未降临之前，
他们被黑夜之魔夺去了。血，斑斑地染在
枫树叶子上。

小河呜咽着。

河畔的享乐者歌唱着。

我该作如何的心情呢？

唱吗？我不应该这样作，哭吗？又不
合时宜，于是，我忍住泪，“心沉向苍茫
的海了”。

秋风中飘零的枯叶，象纸币，红的，
黄的，也有绿的……

风，象一把利刃，刺向人民的咽喉，
哀呼一声，血流出来了，人民哭了，哭声
恰象秋的风，飒飒地响。

忧郁的山啊！你皱着眉，屹立在对
面，泉水潺潺地从山凹中流下来了，是孤
独者的泪啊！

看！公园外，一片广漠的田地。绿色是
大地母亲的胸脯；金色，是血汗付出的代

价呀！是收获的季节了，原野上轻荡着稻草的清馨，菜畦上，农夫开始播种了，明天，又将是收获的季节了！

我的写作兴味受到了鼓舞，诗、散文，有时也试着写小说和文艺随笔。当时福州的几家主要报纸我都投稿。那时才十六七岁，胆子大，敢闯。我没有熟人，也不找那些编辑先生，但寄去的稿子大体都能发表。对那些默默地为我改稿子、发表象我这样一个中学生习作的编辑，我至今都怀着深深的谢意。可是，我不认识他们，也无从表示我的谢意。只有一位是例外，那便是当时在《福建时报》编《詹言》副刊的郭风先生，他是当代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。直到80年代我们相识了，提起旧事，他才知道当年的谢鱼梁（我使用的一个笔名）就是我。这益发加重了我对他的敬意。

1948年，我初中毕业，解放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。国民党政治腐败，贪官污吏横行。国统区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，满街都是饿殍。我目睹这一切，加上自身的生活体会，产生了朦胧的反抗意识。我陆续参加一些学生的进步运动，以实际行动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。从一些同学老师那里，我阅读了从香港转入内地的解放区的作品如《白毛女》、《白求恩大夫》等。这些书籍打开了我的眼界，给我以明显的革命的启蒙。

我继续写诗。这些诗多半是在课堂上写出来的。它们的总主题是歌颂光明、诅咒黑暗，艺术上则大多取法于具有现代倾向的诗作。渐渐地，诗风也趋向于朴实。1949年3月，在国民党的高压中，我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《见解》。诗并不好，但思想倾向却鲜明：

泪是对仇恨的报复，
锁链会使暴徒叛变，
法律原是罪恶的渊藪，
冰封中有春来的信息。

黑夜后会不是黎明？
有人在冀企着春天！
历史的车轮永不后退，
寂然的火山孕有愤怒的火焰。

这时候，我已开始不大注重诗的艺术磋磨，我一心一意要通过诗呼喊出人民的声音。我当时诗的信仰，已鲜明地倾向于人民性的追求。在一首题为《诗》的诗中，我确认诗应当“呼喊出奴隶的声音／是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咆哮”。那时的一代人似乎都因饱经忧患而早熟，我在写这些诗、作这样思考的时候，才十六岁多。

三一中学设小学部、初中部和高中部。本校初

中生升入高中不用另行考试。我只在那里读到高中一年级。但就是这一年，我们从事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。我们进行了民主竞选学生自治会主席，还举办了读书会。高中一年级下半学期，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，人民解放军渡江后，上海迅即解放。这时，盘踞在我们内心的是如何以实际行动迎接福建的解放，我们对学习也不大专心了。

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。我们走上街头欢迎人民解放军。不久，一位解放军文艺工作队的干部来我们学校动员我们参军。当年8月29日，我就告别了母校和家庭，穿上了军装。来到部队，我仍然想念着哺育了我们的那些报纸副刊，我满怀激情给《星闽日报》的《浩瀚》副刊，投寄了我中学时代的最后一篇稿子：《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》。在这篇散文中，我写道：“我看见了无数的至今还在受难的人民，向着我，他们伸出了呼援的手，我看见了广漠的、至今还在兽蹄践踏下的土地在哭泣。呀！是的，我应当为他们献出我的血和汗。因为我向往于一个美丽的人民共和国；因为我向往于一个世界大国的人民的乐园，于是，我以激动的心情，张开了热情的两臂，向着广大的人民大众拥抱。”

上述那些话发表的时候，是1949年9月16日，距离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典，还有半个月。当然，另一个新学年也已开始了半个月了，但我已经结束了我的难忘的中学时代，尽管我才读完高中一年级。